

礼物

■ 陈华

感触,便把我妈妈和爸爸的故事写了下来,结果得了个三等奖,还有一笔奖金。更巧的是那时我还有一些诗歌发表在《广东中师》等杂志上,又获得了一些稿费。记得那天我从邮政局取出稿费后,便一路飞奔来到高州百货大楼的钟表部,买了一块218元的上海手表。这是我从真正意义上讲送给妈妈的第一份礼物。

一直到现在,只要一谈起这件事,她的眼里依然满是光,那篇文章她依然记得,甚至里面有一些段落她还能一字不漏地念出来。

可是现在还有什么礼物能比这个更有意义呢?我陷入了沉思,实在没有办法,于是给妈妈打了个电话进行旁敲侧推。我问她最近可有东西需要买的,电话那头传来了爽朗的笑声,然后就是她那温柔的话语:“妈没有想买的,三八礼物你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了,我什么都有,现在赚钱不容易不要乱花钱。我到时候弄一桌子好吃的给你们吃,大家能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”

是呀,商家推动的各种“惊喜”只不过是锦上添花,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在一起,有高堂可依,有爱人相伴,有孩儿相牵,这不就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实在而又最大的浪漫与惊喜吗,这不就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礼物吗?

去管理农田外,就是赶制任务。在那个万元户都是稀缺的年代,妈妈用她的双手硬是把我家的收入提升到了每月两千元。后来妈妈下茂名市区开铺,那就更忙了。每天带着要赶工的货物坐着最晚的七点的那趟车回到家,扒了几口饭后又马上开始赶工,一赶就赶到大半夜,有时甚至到凌晨三四点,第二天又带着赶制好的货物坐着最早的五点半的车到茂名市区开铺。

尽管这么忙,她却从来没有埋怨过,更从没有落下对我们的严格教育。她总是喜欢和我们讲故事、讲道理,可记得有一次我们三姐妹去河边玩,结果被她知道了,她气得把我们三姐妹拉到地院,二话不说就把我们的头按进了水缸里,水立马灌满了我们的鼻子、眼睛、耳朵、嘴巴,当她把瑟瑟发抖的我们拉出来时,我们却发现她也在浑身发抖。她伤心地高高举起了那根长藤,本以为会狠狠地落在我们的身上,结果却狠狠地落在了她的身上。她打她一下,然后打我们一下;她在掉泪,我们在哭。那个场景我们至今历历在目,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去河边玩过了。

读到中师的时候,我慢慢地更懂事了,那时我总是想送一份礼物给她,可是还拿着妈妈给的生活费,去买礼物又有什么意义呢?偶尔一次我看见《茂名日报》进行“我家的故事”征文比赛,忽然之间我很有

春行

■ 陈照

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,春暖花开,茂名湛江两地的四十多位作家,在茂名开展“践行二十大精神,抒写新农村风貌”作家采风活动。

我们首先参观了露天矿公园及博物馆。新中国成立不久,在茂名发现的一块小小的矿石,吸引了世人的注意,那矿石之后被用来炼石油,油城由此而生。过去,茂名露天矿为新中国的事业发展,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就算现在,它仍在发挥余热。现在露天矿已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公园,每逢节假日,这儿人山人海。很难想象,过去这里是矿坑,现在却碧海蓝天,矿坑的周边现在是树木遮天蔽日,而绿道两旁就繁花似锦。

高州荔枝主题公园,是我们采风的第二个目的地。来到这儿,我们可用震撼来描述心情。高州荔枝主题公园位于大唐荔枝之乡根子镇。这儿的百姓勤劳,喜欢种植荔枝,且历史悠久,这儿无论屋边,山头,江河的岸上都种满了荔枝树。这里千年以上的荔枝树随处可见,荔枝的历史底蕴可在沧桑的树木中发现。站在长长的栈桥上,望着一望无际的荔枝树,你会情不自禁地吟上苏东坡的一句诗,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

洗夫人故里,位于电白山兜村,也有人说是高州、化州,更有人说在阳江,因为阳江姓洗的人数很多。我们不是历史学家,但我们相信洗夫人足迹必定遍布电白、高州、化州、阳江等岭南地区。在岭南,洗夫人的名字家喻户晓,“我事三代主,唯一用好心”是洗夫人提出的家训,她不忘初心,为海南的回归及南方的安定乃至国家民族团结作出巨大贡献。她的事迹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:“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”。据不完全统计,在广东、海南,纪念洗夫人的庙宇就有两千间,其中山兜村这里规模就最宏伟、有纵深。

我们两地作家又先后采风了家侨农庄、博贺渔港,最后在浪漫海岸诗歌殿堂结束。

家侨农庄可圈可点,庄主家杰,光头厚实,笑容满面。农庄很大,却不豪华,但充满诗情画意,草亭上面爬满了手掌花,地上种满了格桑花,我虽然不是女孩子,但同样爱恋那儿的格桑花。我们留美影,个个笑哈哈。家侨农庄有人露营,也有人住民宿,我们很快就融入那儿的生活,与客人一起唱歌。我们入乡随俗,吃带泥的煨番薯。农家菜是这儿的主角,这儿菜式不多,但份量够大。夜幕降临,一杯沉香酒落肚,我们望着山顶不远处的星星,以及草亭上的一朵朵若隐若现的鲜花,我们仿佛置身仙境,此刻浑身是胆,我们敢与李白对酒,与东坡对诗。

浪漫海岸诗歌殿堂,位于浪漫海岸的西岸,它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。在那儿我就想起朱熹的一首诗:“胜日寻芳泗水滨,无边光景一时新,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

兴教路尽头:向左或者向右

■ 黎丹

兴教路尽头

左转到曹江,右转到射鸡

小寒已过,大地一天比一天寒冷
意象中的石头
反复拷打尘世的椎果
高凉岭的,凤凰山的

车轮周而复始
每天迎着太阳出发,披着星月回家
沿路风景,炊烟、菜花、稻草人
或者静穆的村庄,所有万物
都得到种种昭示,并将
岁月的馈赠

全部装入行囊

假如我是一个诗人
假如拥有诗歌和远方,那么
我是不是可以天马行空
坦承生命之轻重,以及时光的变迁
我是不是可以忽视面包,和
餐桌上的柴米油盐

道路殊途同归
保持慈悯,安身立命
无论向左或者向右
终将回归内心的净源



蜂与花

■ 刘锋兰

醉在水东湾

■ 崔丹

鸣。”

红树林群落生长,形成独特的“海上森林”景观,也有极个别单独长着的,在茫茫辽阔的滩涂,像是蒲公英散落天涯的孩子。滩涂那棵单独的红树林小树,我在栈道上走过时,就多次用手机把它拍下。

每年秋天,白鹭及各类候鸟从遥远的北方甚至更远的西伯利亚,迁徙到这里栖息过冬。我不知道,是否有白鹭滞留这里,就算春天回暖也不再北归,这片红树林湿地成了它的家园。

我喜欢白鹭,喜欢它一身白色的羽毛,纯洁,优雅,飘逸。嘎嘎嘎的鸣叫声嘹亮悦耳,优美动听。单脚站立水边时的样子,如水上芭蕾。飞翔的姿态也是温文儒雅,极绅士。无论它们盘旋于红树林的上空还是在水边觅食,我的视线由始至终,痴痴地追随着它们的身影。直至,飞到另一片林子里。

想去红树林看日出,由来已久。

某天特地赶了个大早,到海堤时,已有白鹭一只两只或几只优雅地扇动着翅膀,在红树林上空飞来飞去,又有从水面低低掠过。水中的红树林静默得还似在梦中,像一幅霸屏或留白的水墨画,远处有渔船的马达突突地开动了,在栈道一处最高的观景台静候,一轮红日终于在东边的海平面徐徐升起,旋即霞光铺满整个

海面,水波粼粼,橙黄一片,把跨海而过的水东湾大桥衬托得绰约多姿。这一片的滩涂,由晨曦的黑白色被镀上了一层玫瑰金,宁静美好。

观鹭阁,总要让我想到豫章故郡、洪都新府的滕王阁。夕阳下的滩涂,随着海水退潮涨潮,呈现出千姿百态五彩斑斓的奇幻景象,好一幅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自然景观。来海堤,一定不容错过一场夕阳,它是如此唯美、迷人。我喜欢黄昏时分一个人来这里,中年以后,愈加享受这样的独处。渐渐地天转青色,渐渐地夜幕降临,渐渐地华灯初上,渐渐地人潮退去,及至栈桥的灯光闪烁缥缈,及至灯光把怡景湾分割成一格一格炫目的蓝,及至远望一岸灯火,夜色下的水东湾大桥像一串彩珠。

去年五月,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,乘坐快艇遨游了整个水东湾海面,得以有幸全方位一睹她妖娆的身姿。快艇从水面疾驰而过,尾端划出两道长长的水波纹,水东湾大桥如长虹卧波横跨在湛蓝碧海之上,远处的陈村港、歌美海、莲头岭,以及堤岸的建筑,茫茫水云间,疑是海市蜃楼,实为人间胜景。

如果,有一个地方,一呆便会上瘾,那一定是这里,来了,你会沉醉不知归路。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